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六十七

大學衍義補

兵曹類 嚴武備

戰陳之法

詩序六月宣王北伐也元戎十乘以先啓開也行道也戎車既安如輕如軒

秦風小戎曰小戎

兵車也

淺也收

軫也五

五束也桑

歷錄然文章之貌

鞞

以皮

梁輈

上曲鉤也

游環

鞞環也

脅驅

亦以皮爲之

陰

揜也

鞞

以皮二條

爲之

漆續

消自金以沃灌

朝環

以相接續

文茵

車中所坐

暢

長也

鞞駕

我騏驎

文騏驎馬左足白

臣按六月之元戎天子之車秦風之小戎諸侯

之車二車皆所謂兵車用以戰者也

周禮巾車

車宮之長

革路

輓之以革而漆之

龍勒

以龍文飾馬勒條讀爲

纓五就

其樊纓以條絲飾之而爲五匝

建太白

殷之旗名

以卽戎

車僕掌戎路之萃

猶副也

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萃

猶屏也

車之萃輕車之萃

鄭玄曰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戎路王在軍所乘也廣車橫陳之事也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萃猶屏也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

臣按巾車所掌者五戎之正，此所掌者五戎之副也。古者車戰之法，每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二十四人居前，左右各二十四人，居前者戰，左右者挾轅，常相更番。後又二十五人爲一隊，去車二十五步，所謂炊家子守衣裝廐養樵汲者也。行則以車爲衛，居則以車爲營。一車一間，又有倅車以備不測焉。蓋車戰之法爲不可敗之計，有倅車以爲之副，二萬一或敗不至倉皇無備也。

考工記車有六等之數，車軫與後四尺謂之二等戈

秘

柄也

六尺有六寸既建而進

著戈於車倚也

崇

高也

於軫四

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戈長

尋

八尺曰尋

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戟常

倍尋曰常

崇

於戈四尺謂之五等首也近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

謂之六等之數

鄭玄曰此所謂兵車也。戈長丈二。戈、戟、矛皆插

車騎之旁也。

臣

按五兵之用。遠則弓矢射之。近則矛句之。句

之矣。然後戈擊之。戈戟刺之。司馬法曰。弓矢圍

戈矛守。戈戟助。凡用兵者。皆長以衛。短短以救。

長今此戈及矛戟皆置之車旁不言弓矢者乘車之人佩之也。

左傳隱公九年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

也我車懼其侵軼也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

嘗也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伏兵也以待之戎輕而不

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

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收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

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鄭大夫逐之衷戎師前後

擊之盡殪也戎師大奔

孔穎達曰前後及中三處受敵者前謂第一伏逆

其前也。後謂祝聃與後伏逐其後也。中謂第二伏擊其中也。衷戎師者。謂戎師在三伏之中。

宣公十二年邲之戰。樂武子

晉大夫

曰。楚軍之戎。分爲

二廣

音曠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

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

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

而說

舍也

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

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

十二年

杜預曰。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

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

孔穎達曰：右廣雞鳴初駕，數及日中則左廣受而代之以至于昏，此晝日事也。其內官親近上者爲次序以當其夜，若今宿直遞持更也。

臣按李靖謂楚子乘廣三十乘，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軍行右轅以轅爲法，故挾轅而戰，皆周制也。百人曰卒，五十人曰兩，此是每車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爾。周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

十五人楚山澤之國車少而人多分爲三隊則與周制同矣

成公

巫臣使于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

之一焉與其射

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

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

陳祥道曰古者之用兵也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則險野非不用車而主於人易野非不用人而主於車車之於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管衛將卒有所芘兵械衣裘有所齎詩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則車之爲利大昔周伐鄭爲魚麗之陳先

偏後伍伍承彌縫桓郟之戰楚軍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楚巫臣使於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考之周禮五伍爲兩四兩爲卒司馬法二十五人爲兩百人爲卒卒兩則人也偏則車也杜預十五乘爲大偏也乘爲小偏其尤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則周魚麗之偏二十五乘之偏也楚二廣之偏十五乘之偏也巫臣所舍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伍從其偏也卒偏之兩兩從其偏也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則古者車戰之法畧可知也

昭公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山及群狄于太原崇

栗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險也以什增

人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

爲行陳步五乘爲王位荀吳之嬖人不肯卽卒斬以徇

爲五陳陳參偏也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魚

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

大敗之

李靖曰荀吳用車法爾雖舍車而法在其中一爲

左角一爲右角一爲前拒分爲三隊此一乘法也

千萬乘皆然按曹公新書云攻車七十五人前拒

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裝五人
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太宰荀吳之舊法也又觀漢
魏之間軍制五車爲隊僕射一人十車爲師率長
一人凡車十乘將吏二人多多做此以今法參用
之則跳盪騎兵也戰鋒隊步騎相半也騎隊兼車
乘而出也臣西討突厥越險數千里此制蓋未敢
易蓋古法節制信可重也

馬端臨曰故韓厥遇齊侯則奉觴加璧卻至遇楚
子則免曹趨風可以死則爲子韞之請矢可以無
死則爲庾公之叩輪所爲殺人之中又有禮焉至

戎狄之侵中國則雲合鳥散輕進易退於是乎車
之雍容不足以當其徒之慄疾遂至捨車而用徒
然彼長於徒我長於車捨吾之長技而與之搏是
以兵予敵也故必設覆以誘之未陳而薄之然後
可以取勝而車戰之法廢矣秦漢以後之用兵其
戰勝攻取者大槩皆如鄭之禦戎晉之敗狄耳何
嘗有堂堂正正之舉乎

漢夏侯嬰破李由軍於雍丘以兵車趣戰疾破之
武帝時衛青軍出塞擊匈奴以武剛車自環爲營而
縱五千騎往當匈奴

李陵擊匈奴與單于相值圍陵軍陵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引士出營外爲陳連戰

馬端臨曰車戰之制漢尚用之然詳考其辭則是
以車載糗糧器械止則環以爲營耳所謂甲士三
人左持弓右持矛中執綏之法已不復存矣

晉馬隆擊鮮卑樹機能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
陘隘乃作偏箱車地廣則爲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
屋施於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衆遂平涼
州

李靖曰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

一則東部伍三者迭相爲用。斯馬隆得古法深矣。

臣按蓋兩箱者大車也。一箱者小車也。惟其車之小，故可行於陘隘之地，而且戰且前焉。今世有獨輪車，民間用以般運者，一夫推之，而或用一二人以前挽，似亦可以爲戰具。然其制亦爲兩箱，偏載則傾欹，推行頗遲滯。臣家嶺南嘗經行海北地，其所造小車，獨輪無箱。若因其制而改以爲戰車，一可以戰，二可以前拒，三可以爲營，四可以衝突，五可以載軍裝，六可以昇病卒。且其費不多于錢，以下可具一車，中途有損不

用匠而可修逢險阻則昇以行遇急難則棄而
去大率一車用卒五人一人推而二人挽二人
執兵仗以輔之凡五人者之食具衣裝皆載其
中中途有一人病者則以人昇物而以車載人
夜則環列以爲營可免士卒夜夜立柵挑塹之
擾

唐大曆中馬燧爲河東節度使造戰車冒以狻猊象
列戟於後行以載兵止則爲陳或塞險阨以遏奔衝
器械無不犀利

臣按史馬燧此車卽哥舒翰所用以收黃河九

曲者也。范仲淹亦嘗以此車請造于朝。

臣按淑之車制取常用車接其衡軛駕以牛布爲方陳此但可用之平地而施於險阻恐未易行也。其後至和中有郭固車戰法。嘉祐中有章詢陳脚兵車治平中有黃懷信萬全車。後李綱又上車制圖。王大智造霆電擊車。然而卒不見於用者亦未聞有戰勝之效。有則史書之矣。宋失西北二邊之險而以平原曠野爲邊。未聞以車戰取勝况。

李綱言步不足以勝騎而騎不足以勝車。請以車制

頒於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因繪圖進呈其法
用統制官張行中所創兩竿雙輪上載弓弩又設皮
籬以得矢石下設鐵裙以衛人足長兵禦人短兵禦
馬傍施鐵索行則步以爲陳止則聯以爲營每車用
卒二十有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
餘執軍器夾車之兩傍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之一
爲輜重及衛兵餘當車八十乘卽布方陳則四面各
二十乘而輜重處其中諸將皆以爲可用

此按李綱建此議蓋在金人侵汴之時也所謂
京東西路在今山東河南湖北之境蓋此等兵

車止可用於平原曠野而邊塞之間險阻之地
恐未必皆宜

魏勝制爲如意戰車上爲獸面木牌大槍數十垂瓊
幕軟牌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行則載騎重
器甲止則爲營掛搭如城壘人馬不能近遇敵又可
以禦前鐵列陳則如意車在外以旗蔽障弩車當陳
門其上置床子弩矢大如斲一矢能射數人發三矢
可數百步砲車在陳中施小石砲亦二百步兩陳相
近則陳間發弓弩箭砲近則用則刀斧槍手突出交
陳則出騎兵兩翼掩擊拔味追襲少却入之間稍憇

進退俱利伺便出擊慮有拒過預爲解脫計

以上車法

通典黃帝制陳法

獨孤及曰黃帝受命之始順縱氣以作兵法又曰以命將握機制勝作爲陳圖夫入宮之位正則數不僭神不忒故入其陳所以定位也衛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游車以按其後列弛張則二廣迭舉犄角則四奇皆出

五按陳法說者謂其爲黃帝所作亦猶世人謂

醫書出於軒岐雖未必然而歷代名醫用之以
已疾而取效也多矣八陳之作未必是黃帝所
作然後世之善用兵者如諸葛亮李靖之徒皆
本之以立戰陳或建之爲圖或筆之於書可致
也大凡天下事必有定法法不定而能成事者
未之有也朱熹曰陳者定也八陳圖中有奇正
前固雖未整猝然遇敵次列便已成正軍矣

夏官中表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

立旗期民於其下

平列陳

如戰之陳中夏教芟舍如振旅之陳中秋教治兵如
振旅之陳

曲禮前有水則載

音載

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

鳴鳶

前

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

臣按史宋曹翰遣五駿騎爲斥侯授以五色旗

人執其一前有林木則舉青旗烟火舉赤旗虜寇舉日旗陂澤舉黑旗丘陵舉黃旗雖不拘拘於古而得古人前茅慮無之意且簡以易知行軍者不可不知也

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

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孔穎達曰左右有局者軍之在左在右各有部分不相濫也各司其局者軍行須監領各有所司部分也。

左傳桓公五年王

周桓王

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曼伯

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

杜預曰司馬法車戰三十五乘爲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際而彌縫其闕漏也五人爲伍此蓋魚麗陳法。

李靖曰按春秋魚麗陳先偏後伍此則車徒無騎謂之左右拒言拒禦而已非取出奇勝也晉荀吳伐狄舍車爲行此則騎多爲便唯務奇勝非拒禦而已

臣按杜氏所謂車戰二十五乘爲偏司馬穰苴兵法之文也五人爲伍周禮司馬之文也戰陳之法見於經傳者始此

宣公十有二年焉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

在軍之右者左追麇在左者追求前茅慮無茅明也

挾轅爲戰備中權中軍後勁後以勁百官象物而動

明爲思慮其所無之事

象其物類無妄動也軍攻不戒而備

孔穎達曰茅明也在前者明其爲思慮所無之事
恐卒有非常當預告軍中兵衆使知而爲之備也
莊公四年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

杜預曰尸陳也荆亦楚也更爲楚陳兵之法子戟
也楚始於此參用戟爲陳

臣按隨武子所謂荆尸而舉則是荆尸之法創
於莊公至宣公時又舉行之也夫楚子以諸侯
之國處荆蠻之地其行師有紀律如此士會所
以謂之能用兵而不可敵也况有天下之大奉

天討以行天誅孰能禦之哉

昭公二十一年公子城以晉師至收宋與華氏戰于

赭丘

宋也

鄭翩願爲鶴其御願爲鵝

杜預曰鄭翩華氏黨鶴鵝皆陳名

臣

按楚之陳名魚鼈鄭之陳名鶴鵝卽物以爲名其布置之形狀殆或類之歟

孫子曰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彘弩節如發機紛紛紜紜聞亂而不亂也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散也

李靖曰臣修其術凡立隊相去各十步駐隊去師

隊二十步每隔一隊立一戰隊前進以五十步爲節角一聲諸隊皆散立不過十步之內至第四角聲籠槍跪坐於是鼓之三呼三擊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敵之變馬軍從背出亦五十步臨時節止前正後奇觀敵如何再鼓之則前奇後正復邀敵來伺隙擣虛

吳起教戰之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廝養智者爲謀士鄉里相比什伍相保

唐太宗問李靖曰卿所製六花陳法出何術乎靖對

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陳法也。大陳包小陳、大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爲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俗所號耳。太宗曰：內圓外方何謂也？靖曰：方生於正、圓生於奇。方所以矩其步、圓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綴應於天。步定綴齊、則變化不亂。八陳爲六、武侯之舊法焉。

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陳何義也？靖曰：傳之者誤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設八名。爾八陳本一也。分爲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旛名。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別。後世誤傳詭設物象。何

止八而已乎。

太宗曰五行陳如何靖曰本因五方色立此名方圓曲直說實因地形使然凡軍不素習此五者安可臨敵乎。

臣按史稱靖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嘆曰可與語孫吳非斯人而誰其後仕唐爲大將平蕭銑於江陵復輔公柘於丹陽禽頡利平吐谷渾大宗謂古韓白衛霍無以加則是靖自用其法有實效矣說者謂靖與大宗問對之書乃宋阮逸假託而作考宋神宗命王震校正武經已有其

書豈其然

宋神宗曰黃帝始置八陳法敗蚩尤於涿鹿諸葛亮造八陳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此卽九軍陳法也後至韓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時遭久亂將帥通達其法者頗多故造六花陳以變九軍之法使世人不能曉之大抵八陣卽九軍九軍者方陳也六花陳卽七軍七軍者圓陳也蓋陳以圓爲體方陳者內圓而外方圓陳則內外俱圓矣故以圓物驗之則方以八包一圓以六包一此九軍六花之陳大體也六軍者左右虞候軍各一軍爲二虞候

軍左右軍各二軍爲四廂軍與中軍共爲七軍八陳者加前後二軍共爲九軍朕采古之法酌今之宜曰營曰陳本出乎一法而已止則曰營行則曰陳奇正言之則營爲正陳爲奇也

宋吳璘立疊陳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其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陳如之凡陳以拒馬爲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爲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陳成而騎退謂之疊陳

朱熹曰大要臨陳在番休迺上分一軍爲數替將

戰則舍第一替人既飽遣之入陳便食第二替人
第一替人力將困卽調發第二替人往代第三替
亦如之只管如此更番則士常飽健而不至於困
乏。張柔直守南劍退范汝爲用此法方汝爲之來
寇也柔直起鄉兵與之戰令城中殺牛羊豕作肉
串仍作飯分鄉兵爲數替以入陳之先後更迭食
之士卒力皆有餘遂勝汝爲又劉信叔順昌之勝
大槩亦是如此時極暑探報人至云虜騎至矣信
叔令一卒擐甲立之烈日中少頃問甲熱乎曰熱
矣可著手乎曰熱甚不可著手矣時城中軍亦不

多信叔嘗有宿戒遇戰則分爲數營於是下令軍中依次飲食士卒更番而上又多合暑藥往者歸者皆飲之故能大敗虜人蓋方我甲士甲熱不堪著手則虜騎被甲來者其熱可知又未免有困餒之患於此擊之是以勝也。

臣按朱子所論張覺劉錡所以破敵者皆是更休之法璘之疊陳法亦是更代但璘是俟其傷而更代之夫二人者皆是立爲定法預分其人爲班次而更休之也然璘以鼓爲節則敵知我更代之期或生他計宜於未戰之先其士甲某

人爲初班，替某人，其次班三班亦知之，別爲暗號，使其潛自更替之，爲無患也。吳璘謂其疊陳法乃古束伍令束伍令，見兵法尉繚子，今考之不合，不知何據而云然。以上陳法

史記武王卽位九年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

馬融曰：蒼兕，主舟楫官。

臣按此古人用舟師之始。考齊世家太公會舟楫于盟津，則舟師自武王時已有之。蓋已濟河。

也。其後春秋時，孟明濟而焚舟，亦皆在乎河。然亦暫以濟爾，非若吳楚之人用之則專以戰焉。以歷代史考之，舟師可以進戰之處，東南之師趨三齊者，自淮入泗而止；劉裕伐南燕，舟至下邳是也；趨河北者，自汴入河而止；桓溫伐燕，至枋頭是也；捨舟登陸，尚得半利。趨關中者，自河而入，往至長安，王鎮惡以蒙衝小艦至渭橋是也。水陸並進，可得全利。此皆以舟師進者也。若夫舟師可以守之處，塞建平之口，使自三峽者，不得下。此王濬伐吳，楊素伐陳之路也。據武昌

之要使自漢水者不得進。此何尚之所謂津要
根本之地也。守采石之險。使自合肥者不得渡。
蓋韓擒虎嘗因以滅陳也。防瓜步之津。使自盱
眙者不得至。蓋魏大武欲道此以寇宋也。拒其
要害。使不得進。此皆以舟師守者也。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楚子爲舟師以伐吳。

昭公十七年吳伐楚戰于長岸大敗吳師而獲其乘

舟餘皇

或作維舟名

臣按此南國用舟師見于史者始此

哀公十三年吳徐承誤大帥舟師將自海入齊

臣按此戰用海舟之始吳之海道通齊蓋自春秋時已然矣

漢武帝時朱買臣言東越王居保泉山更徙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乃拜買臣爲會稽太守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歲餘買臣受詔與韓說俱擊破東越

臣按西漢會稽郡治在今蘇州則吳之海舟可

通閩久矣
臣嘗因是而通考天下之海道觀秦

運負海粟以給北邊及吳徐承帥舟師將自海道入齊漢武伐東越亦自會稽以舟師入閩則

燕可至齊，齊可至吳，吳可至閩，蓋自秦以前，則已通行矣。然吳既可至閩，閩之至廣尤易。易然今日誠能用軍三四萬人，舟三五千艘，由海道漕運，因而教以水戰，則東可以制朝鮮，南可以制交趾，噫，當元盛時而知爲此備，則張士誠方固珍，豈敢稱亂哉！惜乎當時惟以運糧而不習水戰。

武帝時有樓船，有戈船，有下濑，有橫海，江淮青齊皆有樓船，軍擊南粵，救東甌，則用江淮會稽樓船，滅朝鮮則用齊樓船，又開昆明池以習水戰。

臣竊以爲船謂之樓其質必大所費蓋不貲也
請凡爲運舟者必備戰具無事則用以漕有事
則用以戰豈不一舉而兩得哉今沿海衛所造
爲備倭船隻歲歲督造而無一日之用勞費無
已况操海舟與河舟不同軍不素練一旦驅之
登舟以戰彼方眩暈嘔吐之不暇又豈能禦敵
哉况其舟中器具朽腐倉卒豈能猝辦賊舟多
而我舟少其不能敵之決矣臣請革罷此舟備
倭官軍惟拒之使不登岸不必追之可也

魏曹操遺孫權書欲治水軍與之會獵於吳張昭等

日操得荊州水軍蒙衝鬪艦浮以沿江長江之險已
與我共之矣周瑜曰操捨鞍馬仗舟楫遠涉江湖不
習水土禽操宜在今日瑜與劉備進禦曹操遇於赤
璧瑜部將黃蓋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
其中裹以帷幙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時東
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
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
北船延及岸上營落烟焰燭天瑜等率輕銳繼其後
雷鼓大進曹操軍敗退

臣按此古人焚敵舟之法

晉武帝謀伐吳詔王濬修舟艦乃作大船連枋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上得馳馬往來又畫鵝首惟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無有吳爲鐵鎖橫截江險又作鐵椎暗置江中濬知狀乃作大筏數十圍方百餘步縛草爲人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椎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燃炬燒斷於是順風鼓棹徑造三山

臣按王濬造巨舟沿長江而下其大至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今長江故在舟行往來者雖

百斛之舟尚有膠於淺者今晉舟如許之大轉動爲難要非良法也

晉有指南舟

臣按今番舶於舵樓之下亦實鑿針蓋凡舟皆用盤針於舟中以定方向非專設爲一舟也

宋太祖開寶七年命曹彬伐南唐彬等發江陵水陸並進克池州敗唐兵于銅陵遂次采石磯初唐池州人樊若水累舉進士不第遂謀歸宋乃漁釣采石江上月夜乘小舟載絲繩維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尋詣汴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

師宋主然之遺內侍往荆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以大艦載大竹桓自荆渚而下命丁匠營之三日橋成議者以爲自古未有作浮梁渡江者宋主不聽師南下以若水爲嚮道既克池州卽用爲知州若水請試舟於石牌口移置采石梁成不差尺寸宋師因以濟江若履平地

臣按自契若水獻量江爲梁之策而江南遂不可守大抵據江爲國者必得上流敵者不得我之上流若水此策亦無所施矣然是策也非但可施於江除大海外凡據水以爲險者我若得

其上流皆可潛遣人量其廣狹以爲浮筏，蔑不齊矣。

高宗建炎四年，金兀朮入寇，韓世忠與相持於黃天蕩。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將戰。世忠預命工鍛鐵相連爲長纜，貫一大鉤以投。士之驍勇者，平旦虜以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皆每繩纜則曳一舟而入虜，竟不得濟。兀朮旣爲世忠所阨，欲自建康謀北歸，不得去。或教以蘆場地鑿大渠二十餘里，上接江口，在世忠之上，遂傍沿城西南隅鑿渠一夜，渠成。次早出舟，金人悉趨建康。世忠尾擊敗之，虜終

不得濟乃揭榜募人獻所以破海舟之策有教其於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糴糶俟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其弱蓬則不攻自破矣一夜造火箭成是日引舟出江其疾如飛天霽無風海舟皆不能動以火箭射海舟弱蓬世忠軍亂焚溺而死者不可勝數世忠與餘軍至瓜步棄舟而陸奔還鎮江

臣按或人之教兀木禦宋人大舟之法今儼而用之亦可制倭人之巨舟

紹興五年岳飛破楊太一名于洞庭太時與劉豫通

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塞車輪礙不得行急繫一賊奔港中爲後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太計窮赴水死

臣按舟之大者非風不行而行風必以帆帆之製非蒭葉與竹篾則布爲之以火箭射之無不焚者然則如之何而可曰楊公之舟以輪激水雖無風亦可行也巧思者能師其意倣而製之

則雖無風不用帆亦可行矣。

以上舟師

察軍之情

詩邶風擊鼓之首章曰擊鼓其鏜

擊鼓聲

踴躍

坐作擊刺之狀

用兵。

戈戰之屬

土功

國

國中

城漕

衛邑名

我獨南行。

臣按

本朝學士朱善曰役土功於國者此民

也。築城於漕者亦此民也。南行而平陳與宋者

又此民也。先王之於民也。不得已而用之。則必

先其所急。後其所緩。未聞衆役並興。罷民之力

以逞已之志。若斯之甚者也。

至風君子于役首章曰君子

婦人目其夫之辭

其

于役

不知其

期曷至哉。雞棲于塹。

塹壘也。塹日塹。

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君

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臣

按謝枋得曰。雨雪霏霏。遣戍役而預言歸期

也。卉木萋萋。勞還卒而詳言歸期也。四牡之使

寧幾何時。勞之曰我心悲傷。吉甫在鎬。不過于

里。勞之曰我行永久。吾觀先王之心。惟恐一人

之勞苦。惟恐一人之怨咨。何也不如是。非所以

體群臣也。

小雅采芣首章曰采芣。

芣名。

采芣薇。薇亦作

生出地也。

止。曰歸

曰歸。歲亦莫

止。

靡

無名。

室靡家。玁狁

北狄。

之故。不遑

也。

啓也。居獯豸之故。其卒章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蕭蕭

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雪其行道遲遲。長遠也載渴載飢。

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詩序。君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

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飢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

已逢之。故作是詩也。其首章曰。君之華。芸其黃矣。

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兵革

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其首章曰。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二章曰。何

草不玄何人不稔。無妻曰稔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按先儒謂苕之華言國家之衰微時物之凋
耗人民不聊其生天運窮矣何草不黃言使民
役使之繁數征行之勞苦上之人視之與禽獸
無異人事極矣周室至是無可爲矣此黍離所
以降爲國風也噫人君以民待民而不至以犬
馬待其民必母使天運至此而窮人事至此而
極如二詩所云者天下豈有亂亡之禍哉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其二章曰四牡騤騤旃旌有翩
亂生不夷也。平靡國不泯也民靡有黎也。黑具也禍以熿

因於乎有哀。國步

也。運斯頻。急蹙也。

其三章曰國步蔑

也。滅資。若天不我將。

也。養靡所止疑。定也。

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

也。爭誰生厲也。怨階至今

爲梗。

也。病也。

其四章曰憂心慙慙。念我土

也。維宇。居也。

我生不辰也。時逢

天俾

也。厚也。

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觀

也。見瘠也。病也。孔棘

也。我圉也。邊也。

漢高祖四年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爲衣衾棺歛轉

送其家

六年令吏卒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復終身勿

事

八年又令士卒從軍死者爲椁歸其縣縣給衣衾棺
葬具祠以少牢長吏視葬

光武建武元年從薊還范陽命收葬吏士

宋太祖建隆元年給攻城役夫死者人絹三匹復二
年

三年又詔瘞征蜀戰死士卒破傷者給贈帛

張方平言于仁宗曰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
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至於遠方之民肝
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被產鬻賣男女薰

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
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
割鰐魚鼈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歿者甚苦使陛下見
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刃几之間雖八珍之美
必將投箸而不忍食而况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
乎。

遇盜之機

周禮士師之職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
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追胥之事以施

刑罰慶賞

鄭玄曰鄉合者鄉所合也。

士師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汙。二曰邦賊。三曰邦諜。四曰犯邦。令五日。擣邦。令六日。爲邦盜。七日。爲邦朋。八曰爲邦誣。

臣按五者之中。邦汙。邦謀。是交通外國之事。犯令。擣令。是干犯王法之事。邦盜。不過爲取國貨而已。其間最是爲邦朋者。聚黨以亂民。爲邦誣者。詭言以惑衆。爲邦賊者。搆逆以稱亂。三者乃國家之大惡。生靈之禍本。有天下國家者。所當預懲宿戒者也。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揭之入于司兵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比

猶枝也

國郊及野之

道路宿息

廬之屬

井樹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

據

與析同

之有相翔者誅之

鄭玄曰廬客行道所舍達謂巡行通之使不陷絕也宿息廬之屬賓客所宿及晝止者也井其飲食樹爲蕃蔽相翔猶昌翔觀伺者也聚據之聚擊據以宿衛之也有姦人相翔於賓客之側則誅之不得令寇盜賓客

臣按周禮遺人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
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
侯館侯館有積所以待賓客師役使命之往來
既已掌於地官矣而秋官之野廬氏又職往來
按此而肅其守衛焉。非但以安行旅之往來實
所以示國威之嚴肅也。昔周定王使單襄公聘
于宋假道於陳以聘楚道弗不可行。而知陳之
不能守其國矧堂堂天朝顧於畿甸之間國門
之外盜賊時時竊發以劫掠行旅斯聲也豈可
聞於遐外乎當道者以此爲小事故不以聞蓋

不知周官設野廬氏之意。單襄公譏陳人之語也。臣請嚴敕捕盜之官。都城之外五百里內有盜賊劫掠者。其應捕及統督者。不獲盜皆革。其冠服俾以必獲爲期。二月之外。除其名。然京師地大而人衆。俗雜五方。難於辨識。與其督責於其後。孰若豫備於其先。請於都城之外。分爲數路。每路約量遠近。立一望樓。每樓於常操軍撥馬軍十名。步軍十五名。五日一番輪守。樓上置鼓一。白旗一。烽火一。遇有盜賊。樓上軍卽搥鼓。舉烟以白旗指其所往之方。樓下軍具器賊逐。

之必抵其所至如此不必嚴刑督責而盜自戢矣若夫冬月河水之後於都城外設東西二營委軍官一員督領馬軍各一二百名有大軍運載者許其豫投辭告知會集衆車必五車然後偕行每車差馬軍三名護送其軍人芻料之具就俾僦車者給之仍先行合經由軍衛如自良鄉至涿州涿州至河間河間至德州臨清濟寧以至於徐州此數處該班官軍十月以後暫免赴操俾委官督領馬軍以此遞送至交接處遇有回車仍領順護以回如此則道途無壅塞之

八
卷之六十一
患商宦無畏途之憂

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禦晨行者
禁宵行者夜遊者

臣按此所謂夜禁也

修閭氏掌北國中

城宿衛

互櫟者與其國

謂養也

卒

而比其追

逐寇胥

請為

者而賞罰之禁徑踰者與以

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邦有故則令守其閭
互唯執節者不譏

察也

臣

按南京之衛四十八今京衛七十有餘其衛

署隨處散置中亦有未置署者且其軍士雖係

籍衛中食糧至其操練以待調發則分在各營必欲使每衛各爲一處聯比其居決有不能者今各籍在衛所隊伍在將領而其所居之地方則各屬兵馬司也今京城地大人衆一城之大僅設五司官僚十數員兵卒百十輩而京城內外不下百十萬人家力有所不周勢有所不及臣請每城量地廣狹遠近添設行兵馬司數處每處添設副指揮一員居守其司署相去以鼓相聞爲限司前用四木建鼓樓一所添兵置鼓以支更每更擊鼓而火舖則擊柝以相應又於

該轄地方凡係見操官軍。在地方住者不分賃寄及上班者。皆俾報名附冊。就於本坊見居軍官中推舉其管操者一員。官最高者或侯伯或都督都指揮無則把總指揮爲衆信服者。奏

聞以爲地方總領。每季一造冊。冊成各爲三。一留本司。一送兵部。一送總領官。每季行司兵馬率領本坊見居官軍起赴總領官私居。參見每年四見。此外不許擅自起倩。舊例每兵馬司歲委御史一員督察。今既多立分司。宜隨地方廣狹添差分管。遇有倣急兵部下兵馬司行御史

督該司起集該方官軍赴總領處聽用如此則
倉卒事起有備無患雖非

祖宗設立軍營初制然於其間處置得宜運用有
方則亦其遺意之彷彿也。

昔者周幽王舉火以戲諸侯則是三代之時不
獨邊境置立烽火而官禁之中亦有之也今

國家運氣隆盛德澤深厚萬無意外之事然杞
人憂天不失爲愛天之深臣愚請于皇城

中豫蓄二高竿俾有不測之事卽於瓊島上立之懸
紅燈爲號其事緩急以燈多少爲符預以遍告

諸總戎大臣俾知其故，又於九門上各立高竿，以懸紅燈，定多少之數，以示緩急之別，徧告諸軍，以爲進止分散之令。如此則不煩三令五申，而六軍萬姓可以不言而諭，不召而至矣。此亦愚者之一慮也。

秦二世時發閭左戍漁陽者九百人屯大澤鄉陽城人陳勝陽夏人吳廣爲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法皆斬勝廣因天下愁怨乃殺將尉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當斬假令毋斬而戍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衆皆從之乃爲壇而盟稱大楚攻大澤鄉拔之比至
陳卒數萬人入據之遂自立爲王郡縣苦秦法爭殺
長吏以應之使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
後至者曰群盜鼠竊狗偷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
足憂也乃悅

漢武帝天漢中東方盜賊滋起攻城邑取庫兵釋囚
罪殺二千石掠鹵鄉里道路不通上始使御史中丞
丞相長史督之弗能禁乃使光祿大夫范昆等衣繡
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所至得擅斬二千石以下
誅殺甚衆一郡多至萬餘人數歲乃頗得其渠卒散

率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洗命法曰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寢多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法焉

臣按宣帝以渤海盜起選能治者丞相以龔遂應詔可謂得人矣以今觀之雖曰遂之才能然非相臣之舉則帝無由得以用之宣帝召至殿庭親行詰問假之以文法寵之以厚賜此遂所以盡心效力使郡之盜賊悉平而皆爲良民也

其露元年免京兆尹張敞官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槐
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使使者卽家召敞
拜冀州刺史到部盜賊屏息

八編類纂卷之六十八

大學衍義補

兵曹類 取武備

過盜之機

張角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楊數萬人，以中常侍也。封請徐奉等為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至是，角弟子唐周告

之。於是先收元義車裂，詔三公司隸案驗官省直衛。

及百姓事角道者，誅殺十餘人。角等知事已露，馳救四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爲幟，所在燔劫。長吏逃亡旬月之間，天下響應。

靈帝以黃巾日盛，召群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爲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中常侍呂彊曰：「黨固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與角合謀爲變，滋大請先誅左右貪濁。」大赦黨人，料簡牧守，能否則盜無不平矣。帝懼而從之。時宦官趙忠、張讓等貴寵第宅擬宮室，及封諂徐奉等事發，上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爲不軌，皆令禁錮。今黨人更

爲國用汝曹反與角通。

交阯多珍貨前後刺史多無清行故吏民怨叛執刺
史選賈琮爲交阯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歛
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寃無所民不聊生
故聚爲盜賊琮卽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
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爲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
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爲之歌曰賈父來曉使
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臣按遠方州縣得一良令如得勝兵三千人得
一良守如得勝兵三萬人得一良部使者如得

勝兵三十萬人。方其相安無事之時。一方數千里之地。若蕃若郡。若縣。得二三十輩之賢守長。則足以安之矣。不幸而民窮起而爲盜。爲亂。非得數十萬人馬錢糧。未易以平之也。嗚呼。當道之大臣。掌銓選者。何苦不爲國計。不爲地方計。而專爲仕者之計。不權其輕重。緩急。而拘拘於遠近。內外之較哉。非獨不智。蓋不忠也。

元魏孝文以李崇爲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命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一以擊爲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

守險要由是盜發無不擒獲其後諸州皆效之自崇始也

孝明時盜賊日滋征討不息國用耗竭豫徵六年租調猶不足乃罷百官所給酒肉又稅入市者人一錢凡市店皆有稅百姓嗟怨郎中辛雄上疏以爲夷夏之民相聚爲亂豈有餘憾哉正以守令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宜及此時一加慰撫宜分郡縣爲三等清官吏選補之法不拘以停年三載黜陟有稱職者補在京名官如不歷守令不得爲內職

臣按今宜爲之法日州縣境中有盜群聚至五

十人以上者。半年不獲。親民官革去冠帶。捕賊一年不獲者。除名。府官及分巡官。遞減其罪。獲盜之數十獲其三。卽與准免。

隋煬帝謀討高麗。詔山東置府。令養馬以供軍役。又發民夫運米塞下。耕稼失時。穀價踴貴。斗米直數百錢。所運米或粗惡。令民糴以償之。又發鹿車夫六十二萬。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險遠。不足充餼糧。至鎮無可輸。皆懼罪亡命。於是始相聚爲群盜。鄒平民王薄擁衆據長白山。剽掠齊濟之郊。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成歌。以相感勸。避征役者。

多往歸之於是平原劉霸道漳南竇建德鄆人張金
稱修人尚士達皆聚衆爲亂所在群盜徒衆多者至
萬餘人

唐懿宗咸通九年初南詔陷安南敕徐泗募兵二千
赴援分八百人別戍桂州初約三年一代至是戍桂
州者六年屢去代還徐泗觀察使崔彥會性嚴刻請
令吏留戍一年戍卒聞之怒都虞候許詰等作亂推
糧料叛官龐勛爲主劫庫兵北還所過剽掠詔遣中
使赦其罪部送歸徐詔集下命陷宿州城募兵得數
千人自稱兵馬留後尋陷滁州城中願從者萬餘

人助又募人爲兵人利於剽掠皆斷鉏首而鏡之執以應募遂破魚臺等縣又陷都梁城據淮口漕驛路絕助又分遣其將南寇舒廬北侵沂海破沐陽下蔡烏江巢縣攻陷滁州大掠泗州作露布散示諸寨乘勝圍壽州掠諸道貢獻商貨旣而諸道兵大集於宋州助乃驅人爲兵欲富室及商旅財十取七八殺崔彥會自稱天冊將軍助自九年七月作亂至明年八月始爲官軍所平

胡寅曰徐卒所以叛者爲崔彥會失信而已彥會所以失信者爲軍帑空虛而已自宣宗末年諸鎮

相繼逐帥而叛言事者以謂藩鎮減削衣糧以充
貢獻之所致

臣按唐末之亂始此唐亡於黃巢而禍基于桂
林

乾符元年濮州人王仙芝始聚眾數千起于長垣明
年宛胸人黃巢亦聚眾數千應仙芝巢少與仙芝俱
以取私鹽爲事巢善騎射善任俠粗涉書傳屢舉進
士不第遂爲盜與仙芝攻剽州縣橫行山東民之困
於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眾至數萬

明元年黃巢陷東都留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

黃巢盜賊
以姓百姓
百姓只考
道數

入城勞問閭里晏然張承範等將神策弩手發京師
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廩
賜但華衣怒馬憑勢使氣未嘗更戰陳聞當出征父
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
承範等至潼關搜菁中得村民百許使運石汲水爲
守禦之備與齊克讓軍皆絕糧賊自潼關入長安稱
齊帝改元金統

臣按黃巢入潼關時唐之兵糧皆無有也嗚呼
尚何以爲國哉夫巢以一介小民攘臂一呼衆
至數十萬而堂堂朝廷乃至寇臨國門曾無數

百可以禦敵之兵。曾無數月可以給軍之餉。不知平日舉朝之問官僚所以坐曹分局者所幹何事。舟車所以日輦月運者其物安在。雖曰承平日久。儲備廢弛。然自仙芝亂起。至是亦七蒼帝。雖不之悟。而文武群臣乃無一人言及之。一時南衙大臣皆出北司之門。縱不爲國計。獨不爲身家計乎。

中和三年西川節度使陳敬瑄多遣人歷縣鎮詢事。所至多所求取。有二人過資陽鎮。獨無所求。鎮將謝弘讓邀之不至。自疑有罪。亡入群盜中。捕盜使楊遷

誘弘讓出首而執以送使云討擊禽獲以求功敬瑄不之問殺之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違期避杖亡命楊遷復誘之能方出聞弘讓之寃遂大罵發憤爲盜踰月衆至萬人立部伍署職役橫行邛雅一州間

臣按盜寇之生發固有民窮而爲之者亦有官吏將領激發而致之者

周世宗時竇儼上疏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資產之半賞之或親戚爲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所首者如此則盜不能聚矣又新鄭鄉村圍爲義營各立將佐一戶爲盜累其一材一戶被盜累其一將

每有盜發，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者。由是鄰縣乞斥，而一境獨清。請令他縣皆效之，亦止盜之一術也。

唐按竇儼所言新鄭義營之法，可與北魏時李崇村置鼓樓合而爲一。誠然則鄉村之盜無所容矣。及其所謂盜賊自相糾告給賞之法，誠行則賊黨互相疑忌，不能久聚。昔崔安潛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榜其上曰：有能告捕盜賞錢五百緡，盜不能獨爲，必有侶同侶者告捕，釋其罪，賞同乎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不服。

曰汝與我同爲盜十七年賊皆平分汝安能捕
我我與汝同歟耳安潛曰汝既知吾有榜何不
捕彼以來則彼應歟汝受賞矣汝既爲所先復
何所辭立命給捕者錢使盜視之然後鬪盜於
市并滅其家於是諸盜與其侶互相疑無地容
足散逸出境此其法雖善然用官錢可以暫而
不可以久不若儼就以所告資產之半給之爲
可常也。

宋太宗淳化四年青城民王小波作亂初蜀亡其府
庫之積悉輸汴京自後任事者於常賦外更置博覽

務禁商賈不得私市布帛蜀地土狹民稠耕稼不
以給由是兼并者益糴賤販貴以規利青城民王
汲因聚眾爲亂且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爲汝均之貧
者爭附遂攻青城掠彭山殺縣令王小波中流矢死
其黨推小波妻弟李順爲帥寇掠州縣衆至數十萬
僭稱大蜀王詔以張詠知益州時宦官王繼恩及上
官正等總兵討賊漸有成功頓師不進勢復張大州
縣多陷詠至以言激正等勉其親行仍盛爲供具餞
之酒醕舉爵屬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無以塞責此
行當直抵冠豸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卽此地還爲

爾歟所矣由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詠移文諭以思
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吾化
賊爲民不亦可乎

真宗咸平元年廣武叛卒劉盱嘯聚數千輩逐都巡
檢使畧漢蜀邛州

咸平三年益州戍卒作亂奉王均爲帥均僭號大蜀
改元化順陷漢州

呂中曰李順之黨方息而劉盱與劉盱之徒方平
而王均起何蜀人之好亂邪然安卒順之黨者張
詠也平劉盱之亂者亦張詠也代以牛冤則李均

反牧守可非其人乎張詠使蜀者再真宗曰得卿
治蜀無西顧憂此爲蜀擇詠非爲詠擇蜀也

仁宗慶曆中貝州宣毅卒王則據城反則涿州人初
以歲饑流至貝州後隸宣毅軍爲小校貝真俗尚妖
幻相與習五龍滴淚等經嘗刺福字於背以爲記妖
人因妄傳則字隱起爭信事之州刺張巒卜吉主其
謀連德齊諸州約以正旦斷澶州浮梁作亂會其黨
濟方淨以書謁北京留守賈昌朝事覺被執故不待
期冬至日知州張得一方與官屬謁天慶觀則率其
徒劫庫兵執得一囚之殺通判董元亨等則僭稱東

平郡王建國曰安陽事聞以文彥博爲河北宣尉使
平之。

富弼言于仁宗曰訪得多有克險之徒始初讀書卽
欲應舉及其長立所學不成雖稍能文不近舉業頗
讀史傳粗知興亡因此張大冒險遂生權謀每往往
晦名詭姓潛跡遁形乃與其徒密相結扇縱無成謀
亦能始禍要在得而廢之使所謀不成乞命臣僚可
委者多方採訪如有此等之人作草澤遺逸薦于朝
廷隨其所能量加恩命

蘇軾言于神宗曰臣願特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

五路別開仕進之門。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
爲多。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
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鯉鯪爲
之制。願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其人
才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薦其材使
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
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
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

軾又代淮南轉運使李琮言于神宗曰：臣切嘗爲朝
廷計，以謂窮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

其黨不可勝去。而其材自有可用。自天寶以後。河北諸鎮相繼爲亂。雖憲宗英武。亦不能平。觀其主帥。皆卒伍庸才。而能於六七十年間。與朝廷相抗者。徒以好亂樂禍之人。背公死黨之士。相與出而輔之也。臣願陛下精選青鄆兩帥。京東西職司。及徐沂兗單濰密淄齊曹濮知州。諭以此意。使陰求部內豪猾之士。或家富而多權謀。或通知術數而曉兵。或家富而好施。如此之類。皆召而勸獎。使以告捕自效。籍其姓名。以聞於朝。所獲盜賊。量輕重酬賞。若獲真盜大姦。隨卽錄用。若只是尋常切賊。卽系其人數。酬以一官。使

此輩歆覲其利以爲進身之資但能拔擢數人則一路自然競勸貢舉之外別設此科則向之遺才皆爲我用縱有姦雄嘯聚亦自無徒

臣按

祖宗用人於科目歲貢之外別有賢良方正才識兼茂經明行修諸科下至富戶老人亦在所用之列近日用事者乃盡去之而顯顯用科貢二途甚非

祖宗意也

臣

愚願復舊制諸科以收拾天下遺才

又勅有司凡士子有不習舉業者有他才能藝

術可稱皆許薦聞隨所能而試之量授一職其中
有知邊情諳武事及膂力技能過人者亦許
以名聞量用以爲都司衛所幕官以爲將帥以
爲方面夫然則

國家之所用者無遺才而無意外之慮黃巢必
不販私鹽張榮必不爲阡能草書檄焚若木必
不量江面張元吳昊必不爲夏人之用黃師宓
必不主僂氏之謀徐伯群必不引交人以入寇
也。

趙鼎言于英宗曰。伏見羣盜殺害輔郡之官吏擊囚

叛起京畿之獄。此皆前古禍亂之萌。朝廷腹心之處。爲最急務。而政府不過發關移爲督責之狀。州郡不過備游徼爲期會之迹而已。文書一報。但用習常。苟求按問。未有爲國家窮淵藪積姦之原。塞萬一不測之計也。又曰。昔用一郡守。則盜賊屏息。今聯官數計。員而不能禁者。何哉。蓋昔之責人以實效。而今之官司取空文也。今盜一發。符牒四走。則曰吾有文書。下一路矣。帥府則曰吾有文書。下郡矣。按具則吾無責也。郡則曰吾有文書。下巡邏令尉矣。關白則吾無責也。今尉則曰吾有文書。下坊里保伍矣。期會則吾無

責也此其由來得非自朝廷之守空文邪

臣按昔群盜剽劫淮南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令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遺之盜悅徑去不爲盜事聞富弼欲誅仲約范仲淹欲宥之臣竊以爲弼之欲誅法也仲淹之欲宥情也請酌之情法之中使高郵有城池士卒而仲約不禦之而使之越過其境固有罪矣若無城郭可爲屏蔽無士卒可以拒敵而又無鄰境可以救援與其徒手以受害不若以計而緩之不猶愈於坐致一郡之生靈之失其所

乎此其失在於朝廷不在於州郡州郡之罪在
未事之先而不在臨事之際臣請自今以後凡
天下府州縣無城池堂以要害處卽議與築城置
軍其不可置軍處則人巡撫方面及守令計議
或用民力或用官錢僱具工以次第爲之就用附
郭市民免其雜差編各丁壯夫甲量爲額數守
之其餘州縣地狹而民少不可爲城守者亦量
與丁夫爲守凡其所有倉庫錢糧甲仗俱寄郡
庫犯罪重囚俱監郡獄有城池處如此則凡有
官司皆有城守民有依附之所軍有禦備之具

異時爲寇所攻。劫罪有所歸。而彼亦無辭矣。

臣按彭城乃天下南北之要衝。其形勢風俗物

產。蘇軾言盡之矣。雖然漢唐都關中。此地。在當時爲遠郡。宋都汴梁。此地。在當時爲陪輔。其在今日。則在南北兩京之間。運道所必經之地。凡今天下十三藩。其九藩皆由茲。以北上。南出數百里。則爲

帝鄉與王之地。

祖宗陵寢所在。關係非但漢唐宋時比也。請於

此處立爲大鎮。命大將一員。統領江淮上遊官

軍於此守鎮一以守護漕運一以屏蔽

皇陵而於一方之盜賊亦藉是以鎮遏之則

兩京有通融之勢萬里無隔絕之患

徽宗宣和二年建德軍青溪民方臘世居縣場村托
左道以惑衆縣境幫源諸崗山谷幽險臘有漆園造
作局屢酷取之臘怨而未敢發時朱勛領應奉局干
蘇花石之擾以誅勛爲名自號聖公建年號置官吏
將帥凡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凡得官吏
必斷鬻肢體探其肺腸或熬以膏油叢鋤亂射備盡
楚毒奏至京師方聚兵以圖北伐王黼匿不以聞東

南大震帝得疏始大驚乃罷北伐之議而以童貫爲
宣撫使譚稹爲兩浙制置使率禁旅及秦晉蕃漢兵
十五萬討之貫至吳見民困花石之擾衆言賊不亟
平坐此耳貫卽承認罷之吳民大悅

元順帝至正六年兩淮鹽運使宋文瓚言江陰通秦
爲江之門戶而鎮江真州次之國初設萬戶府以鎮
其地因戍將非人致賊艦往來無常集慶花山賊凡
三十餘人官軍萬數不能進討反爲所敗後竟假手
鹽徒雖能成功豈不貽笑遠近宜亟選智勇以圖後
功

按遠而有唐一代之禍莫大於黃巢近而胡元一代之禍莫大於張士誠巢於士誠皆墮徒也爲國家遠慮者尚預思有以消弭之

八年台州民方國珍爲亂聚衆海上寇温州十一年命江浙左丞李羅帖木兒討之十二年復叛殺秦不花尋命納麟討之十三年從帖里帖木兒請授國珍以徽州路治中不受命十六年國珍復降以爲海道漕運萬戶未幾以爲江浙行省參政

臣按先正有言元之失天下招安之說誤之也宋人有詩云仕途捷徑無過賊將相奇謀只是

八編卷之六十八
十五
招則其來遠矣

元末盜賊蜂起有司不能制及發丁夫開河民心益
愁怨思亂樂城人韓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
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其黨劉福通等同起
兵以紅巾爲號既而山童就擒福通遂破潁州據朱
臯攻羅山等縣陷汝寧光息等府州衆至十萬

以上過盜之機

臣

按自古論盜賊者多矣惟

宋秦觀之言最爲切中機要謹備錄之以爲
後世之鑑觀之言曰治平之世內無大臣擅
權之患外無諸侯不服之憂其所事乎兵者

夷狄盜賊而已。夷狄之害，士大夫講之詳，論之熟矣。至於盜賊之變，則未嘗有言之者。夫豈智之不及哉？其意以爲不足恤也。天下之禍常生於不足恤。昔秦旣稱帝，以爲六國已亡，海內無復足慮，爲秦患者獨胡人耳。於是使蒙恬北築長城，却匈奴七百餘里，而陳勝、吳廣之亂乃起於行伍阡陌之間。由此言之，盜賊未嘗無也。夫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何則？夷狄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牛羊橐駝轉輸不絕。其人便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

故方其犯邊也利速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然險阻是憑鈔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烏合非有法制相縻敗則獸逐非有恩信相結然揭竿持挺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成之心而已故方其郡起也速戰以折其氣勿迫以攜其心蓋非速戰以折其氣則緩而勢縱非勿迫以攜其心則急而變生今夫虎之爲物嘯則風生怒則百獸震恐其氣暴悍可殺而不可辱故捕虎之術必先設機穿旁置網罟撞以利戟射以強弓鳴金鼓而乘之

不旋踵而無虎矣。至蛇與鼠則不然。雖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風生之勇。其貪足以蠹物而非有震恐百獸之威。然不可以驟而取者。以其急則入於窟穴而已。故捕蛇鼠之術必環其窟穴而伺之。薰以艾。注以水。彼將無所得食而出焉。則尺捶可以制其命。夷狄者虎也。盜賊者蛇鼠也。虎不可以艾薰而水注。蛇鼠不可以弓射而戟撞。故曰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也。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爲難。平而不絕其弊有二。不可不知也。蓋招降

與窮治是已。夫患莫大於招降，莫深於窮治。凡盜賊之起，必有梟桀而難制者，追討之官素無奇畧，不知計之所出，則徃徃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姦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則曰：與其僥首下氣，以甘饑寒之辱，孰若剽攘攻劫而不失爵位之榮。由是言之，是乃誘民以爲亂也。故曰：患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首，旣已負其辜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却顧，簡節而疎目，則徃徃窮交黨而治之，迫脅之民見被污者，必不免也。則將曰：與其嬰創

金木束手而就斃，孰若逖遯山海，脫身而求生。由是言之，是驅民以爲亂也。故曰禍莫深於窮治。

賞功之格

詩序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其首章曰彤弓召命

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司勳掌功賞之掌六卿賞地賞田也之法以等差也其功。王

功曰勳輔成王業國功曰功保全國家民功曰庸常也事功曰勞

勤勞者治功曰力強有戰功曰多多凡有功者，銘書於王

之太常日月常祭於太烝冬祭日烝司勳詔之大功，司勳藏

其貳

副本

掌賞地之政令凡賞無常

功之大小不可預知

輕重眠

視功

功大者重其賞功小者輕其賞

凡頒

授也

賞地參之一食

三分計稅王食

其一功臣

唯加田無國正

既賞以田又加賜之免其征稅

春秋左傳桓公二年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

爵策勳焉禮也

臣

按軍賞不踰月欲民速覩爲善之利故飲至

之禮方置其爵卽書其勳勞於策書之上所以

激勸有功臣子興起趨事赴功之心也

僖公二十三年楚成得臣帥師伐陳遂取焦夷城頓

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

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以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司馬法曰凡戰定爵位著功罪。

又曰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

三畧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又曰香餌之下必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

秦衛鞅說孝公變法斬一首賜爵一級。

臣按後世計首級以定軍功始於此。臣乞

朝廷下文武大臣將出軍賞功資次立爲定式。

人編類集 卷之十一
俾其遵守原在軍伍長行及出榜召募者則一
例造冊其有內外臣僚子弟臨時方行自投報
效者則具名開奏取

旨蓋此等之徒皆非真有智勇欲爲國出力
蓋藉父兄勢力乘機欲得進用耳所以憚怠人
心激怒士卒者皆此爲之又有將帥遇有征差
輒將子弟親識奏請從行及左右使令吏胥
之輩其實不會臨陣往往叙作軍功不次陞賞
若是隨從之人明書曰某人隨從某官恭謀運
智或協力幹濟有功合準作首級幾功不許混

報斬首功次如此則事得其實而士卒效力者
不起爭憤之心矣又有陳亡士卒以其旣歿
人開報遂至泯滅今後但有臨陳戰亡者必須
同伍開報不報者有罪歿者一功當生者二功
其有不曾臨陣而亡者雖無禦敵之功亦爲王
事而歿亦須同伍開報量加優賚其子孫

列侯畢已受封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平陽侯
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畧地功最多宜第一謁者關
內侯鄂千秋進曰群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畧
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上與楚相距五歲矣

衆逝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又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下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無曹參等數百。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賜蕭何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多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于秋所食邑封爲安平侯。

昭帝始元元年。金日磾二子賞建俱侍中。與上畧同年。共卧起。賞爲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

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授邪對曰賞自嗣父爲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對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遂止

元帝時西域副校尉陳湯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壽襲擊匈奴郅支單于於康居斬之傳首至京懸于藁街旣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爲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機傲倖生事於蠻夷爲國招難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久之不決劉向上疏辨其功於是詔公卿議封焉議者以爲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衡顯以爲郅支本二

遷失國竊號絕域非真單于帝取鄭吉故事封千戶
衛顯復爭封延壽爲義成侯賜湯爵闕內侯於是杜
欽上疏追訟馮奉世前破莎車功帝以先帝時事不
復錄

陳瓘曰莎車之事望之據所見而言若衡於郅支
則不能無阿石顯之嫌

臣按陳瓘謂衡阿石顯固中其病然國家處事
人臣建議顧理之是非何如耳固不因匪人而
易其正議烏用避嫌爲哉但朝廷之上議功封
爵而使房閔之人與焉其時可知也其士大夫

可耻也。

建安十七年曹操之西征也。河間民田銀蘇伯反。扇動幽冀五官將曹丕遣將軍賈信討之。應時克滅。故事破賊文書以一爲十。國淵上首級皆如其實數。擄問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古ハハノ心武功聳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逆。雖克捷。有功淵竊耻之。操大悅。

臣按天下所最難清者報軍功之數也。史謂故事破賊文書以一爲十。蓋自漢以來則然矣。豈但今日之弊哉。然今日之弊則下所爲而上不

知也。魏人之弊，則假其虛數，以威敵爾。

蓋是時天下分

裂各相為敵故也。今則天下一家矣。非列國相殺伐之比。尤宜痛革其弊。

晉武帝泰始七年，豫州刺史石鑿坐擊吳軍，虛張首級，詔曰：鑿備大臣，吾所取信，而乃下同為詐，義得爾乎？遣歸鄉里，終身不得復用。

臣按虛張首級，此古今之通弊。然後世人主能如晉武帝以義責其紀功之臣，有犯者痛加罪斥，終身除名，雖有功能，亦不復用，則下人知所警矣。

武帝平吳，王濬入建業，受吳主降，明日王渾乃濟江。

以濬不待已意甚愧忿將攻濬濬送吳主與渾由是
事得解渾表濬違詔不受節度渾子濟尚公主宗黨
強盛有司請檻車徵濬帝弗許但以詔書責之濬至
京師有司奏濬違詔大不敬請付廷尉不許渾濬爭
功不已命廷尉劉頌校其事以渾爲上功濬爲中功
帝以頌折法失理左遷京兆太守乃詔增渾邑八千
戶進爵爲公以濬爲輔國大將軍封縣侯時人咸以
濬功重報輕爲之憤懣博士秦秀等上表訟之帝乃
遷鎮國大將軍

臣按渾濬爭功朝廷當俱下廷尉一以詔書月

日爲斷其受節度之詔何日達渾所渾下節度之符何日達濬所若詔到渾軍已旬日而不遣人發於濬濬得符已旬日而不於渾軍受節制則渾濬二人各有當坐之罪若濬軍猶未抵石頭吳主猶未出降而濬得渾符而不少待則惟罪濬可也然亦當以功而折罪若夫渾符實未到及到之時而吳主已降則渾有遲滯之罪非濬不受詔旨設渾受詔而卽發其符符未到而濬受吳主降矣則彼此皆無罪也校其月日而定其功罪則兩人者皆無辭矣惜乎無人以此

而告諸武帝也。武帝知罪劉頌之折法失理而於所請徵濬以檻車付廷尉。顧乃置之不問。何也。無亦以渾子尚主宗黨彊盛而庇之邪。不然胡不著其功罪之狀而明白布諸朝廷。使天下曉然知曲直是非之所在。顧不遑歟。

北魏孝文時定州刺史陸叡等謀反。有司奏新興公不應從坐。孝文以不嘗受詔許以不歿聽免。歿爲民初不及。叡與僕射李冲領軍干烈俱受不歿之詔。

臣按命德討罪皆天也。人君當奉天意不可違天理而擅予奪。諸人亦不可假天威而私用舍。

諸已有罪無罪惟其人後世往往許臣下以不
死非天意也。宜著之令曰。所不死者。律文所載
雜犯者爾。事關宗社得罪於天於祖宗者則否。
孝明帝時征西將軍張彞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
選格排抑武人不使與清品於是喧謗盈路立榜大
巷克期會集屠害其家羽林虎賁作亂殺張彞父子
胡太后收掩羽林虎賁凶彊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
窮治大赦以安之。高歡至洛陽嘆曰。宿衛相帥焚大
臣之第。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爲政如此。事可知矣。
唐太宗面定勲臣長孫無忌等爵邑命陳叔達於殿

下唱名示之。且曰：朕叙卿等勲賞，或未當宜。各自言。於是諸將爭功紛紜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義旗初起，叔父雖首唱舉兵，蓋亦自營脫禍。及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濫與功臣同賞耳。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雖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

大祖時房玄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曰
吾屬奉事左右幾何年矣今除官反出前宮齊府人
之後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
輩日夜衣食皆取諸民者也故設官分職以爲民也
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爲先後哉。

肅宗至德元載帝謂李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爲
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奈何封曰古
者官以任能。唐初未得關東。故封爵皆設虛名。其食
實封者給繒布而已。由是賞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賞
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是以功臣居大

官者皆不爲子孫之遠圖。嚮使祿山有百里之國。則亦惜之以傳子孫。不反矣。爲今之計。莫若疏爵土。以賞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一二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哉。上曰善。

玄宗開元四年。宋璟爲紫薇侍郎。突厥默啜自則天世爲中國患。朝廷盱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微倖痛抑其賞。逾年始受郎將。

德宗幸梁州。有百姓進瓜果者。上欲與散試官陸贄。上言曰。今或捧瓜一器。挈果一盛。亦投試官以酬所

八編卷第...
獻則彼突銛鋒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彼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

陸贄曰謹按命秩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勲官焉有爵號焉然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賢德其勲散爵號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叙崇貴以甄功勞假虛名以佐實利虛實交相用故人不瀆賞輕重互相制故不廢權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勲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員然而突銛鋒排患難者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勞者以是

酬之、其用重矣、

臣按贊此疏、有唐一代賞功之格、爵號者、今公侯伯之類、職事者、今都督都指揮千百戶鎮撫之類、勲者、今柱國騎都尉之類、散官者、今光祿大夫驃騎將軍之類、在唐分爲四、今日惟三類焉、今之勲階散官、隨職事而有、非若唐別以授人也、我

朝異姓無王、而封王者、列爵惟公、侯伯而無子男、歲錫以祿、而無唐宋食邑之虛名、其職事之官、皆以階級相承、無不掌務而授俸者、但就其

中又分爲等第、有世官、有流官、世官則以軍功得官、而子孫承襲、世世不絕、自指揮使以下、至於鎮撫是也、流官因其才能、擢以任事、則終其本身而不得世襲、在內五軍都督、錦衣衛指揮、在外都指揮、及試官是也、贊謂輕重互相制、而國不失權、我

祖宗蓋得此意矣、其報臣之功、則賞延於世、因人之能、則用盡其才、有唐人之實、而無其虛焉、

唐自天寶未安、祿山反、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身、但給空名告身、臨時注名、其後

又聽以一牒授人官爵有至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事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僅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者

穆宗長慶二年初上在東宮聞天下厭苦憲宗用兵故卽位務優假將卒以求安息詔神策六軍及南牙常參武官具由歷功績牒送中書量加獎擢其諸道大將久次及有功者悉奏聞與除官應天下諸軍各委本道據守舊額不得輒有減省於是商賈胥吏爭

賂藩鎮。賅補列將而薦之。卽升朝籍。奏章委積。士大夫皆扼腕歎息。

五代唐莊宗許伶人欲以爲刺史。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爲刺史。恐失天下心。踰年。伶人屢以爲言。莊宗謂崇韜曰。吾已許之矣。使吾慚見之。公言雖正。然當爲我屈意行之。遂以爲刺史。時親軍有從百戰未得刺史者。莫不憤歎。

高宗時鄧肅言。金人不足畏。但其信賞必罰。不假文字。故人各用命。朝廷則不然。有同時立功而又相等。

者或已轉數官或尚爲布衣輕重上下只在吏手賞
旣不明謹肯自勸欲望專立功賞一司使凡立功者
得以自陳若功狀已明而賞不行或功同而賞有輕
重先後並實之法。

高宗時給事中金安節駁皇城司濫賞曰凡外之將
帥效命邊庭亦必有功而後加爵豈可以僥倖一時
微勞而反過於親臨行陳出入萬死一生者乎冷劉
允升幹辦皇城任滿比之立軍功者勞逸異矣遽以
一官轉承宣使其以皇城任滿遂將轉節度使乎竊
恐行之則將士解體望愛惜名器以待勲勞從之

臣按朝廷立武爵以待有功之臣必親臨行陳者然後爲軍功。彼其出入禁旅。左右承奉者。雖有年勞。當別甄叙。我

朝立錦衣衛以掌宿衛。官職之設雖與列衛同。而其官則用其能而不用其世。蓋所以待武臣之超出群類者也。然亦惟武臣之胄。而他塗不得與焉。其選可謂重而嚴矣。今世乃有不出自武胄。而以嬖倖技藝進者。失

祖宗之初意矣。夫技藝之流。皆制當屬工部。今因其能而用以雜流。俾專司其業。豈不名稱其實。

哉。顧乃以賞功之官。以爲恩賜之具。遂使

國家失賞功之常典。而凡親臨行陳。出萬死得
一生者。皆因之以解體。其失豈小小也哉。授之
以是官。固非矣。而又使之世襲可乎。彼技藝之
流。有異能者。朝廷以特恩授之可也。其子豈亦
有異能。而使之世其官乎。有異能且不可。况實
無異能。在其身。且不可。况又延及其子孫乎。

高宗論諸軍使臣猥多歲增俸廩。因曰。大將奏功。率
以所愛偏裨。多轉官資。而出戰士卒。往往不及。不惟
無以激勸有功。兼亦蠹國。朕嘗謂行賞當先自下。行

八
趙鼎曰聖慮高遠豈諸將所及

以上賞功之格

臣按

祖宗立爲武職專以賞有功之臣以延及其子孫世其職而不遷不計滿限不用磨勘父歿而子繼兄亡而弟及官職簡而階級明非若宋人遙授遷轉無定職且無定員也今制十軍立一小旗五十軍一總旗兩總旗一百戶千百戶一千戶千戶有正有副千戶以上有指揮指揮有使有同知有僉事此皆世襲之官也至於都指揮都督

各三等亦如指揮之制此則擢其有才能者爲之用其才而不世其官者也奈何積日久而人日多前之積者未銷後之來者日至遂至軍少而官多所任者一夫之事而所食者大官之祿欲國計不屈難矣伏惟我

太祖高皇帝於洪武一十九年大賚天下致仕武臣諭之曰同立艱難致有今日顧朕子孫保無窮之天下則爾子孫亦享無窮之爵祿一何仁之至也

太宗文皇帝於永樂二年因法司言征討官
有繫獄者請論功定罪論曰朝廷大公至
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
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一何
義之盡也仁之至所以報其功使其世世
享爵祿之奉以衍其家慶義之盡所以勵
其節使其世世奉法度之公以保其世祿
大哉

皇言萬世所當服膺者也伏讀律文有曰
凡內外大小軍民衙門官吏犯公罪杖罪

以上明立文案每年一考紀錄罪名九年
一次通考所犯次數重輕以憑黜陟又曰
若軍官有犯私罪該答者附過收贖杖罪
解見任降等叙用該罷職不叙者降充總
旗該徒流者照依地里遠近發各衛充軍
嗚呼

太祖定律之意卽

太宗垂戒之言也誠能本

太祖立律之文用

太宗垂戒之意則武臣益知所懼無有不盡

忠守法者矣。臣於比又有見焉。以大賢君子功業見乎一世，德澤被乎天下，其沒世之後，四世而後，子孫尚廢其祀。開國大臣封國公者六，封侯者十有五，其餘封伯及繼封者，又不下數十人，今存者無幾。大、功多廢，小功多存，何大功之澤不究，而小功之澤反延哉。今文武言犯公私罪律條久廢，驟而用之，恐駭物聽。臣請勅兵部查內府貼黃將洪武永樂宣德年間以來官職從軍陞授緣由，及行內外衛所并各官

原籍與舊任去處通行造冊開具在任見
在親屬若干原籍戶口若干舊任道下家
屬若干要見其人是始初從軍者的派子
孫與否明日詳實備具以聞彼此對照無
差然後將前項軍官分爲三等一曰奉天
啓運二曰奉天征討其他立功邊庭及隨
大將平寇者居其三焉啓運征討之功已
經亞世之後若不係從軍人的派者革去
職任其子孫附籍所在世世優免雜差五
世之後仍係從軍的派子孫者遇有公私

遇犯依律遞降不在赦原之數無犯者照舊其不係啓運征討及各處立功者三世之後子孫不係的派者革職的派子孫三世之後有犯者遞降三世之後又有加功者不革否則革之其五世三世之後例該革任者若其間有一世以王事歿及再加功者又從此人起計其世數以上皆優免其子孫如此則禮與律皆協人知所勸勉而官不至於冗濫矣